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6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我的田园猫「馒头」

□宿迁周嘉煌

田园叙事

很多年前,依稀记得我家的后院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型农场,由邻近的几家田户共同合资打理与经营。每一到秋收的季节便能呈现满园硕果的好光景,孩子在田间嬉戏打闹,大人则忙着弯腰收割,地上生的,树上长的,好果实无不让人留恋。农场主亦有自己的苦恼,白天的热闹归热闹,要是果子来不及采摘,粮草无法收割完毕,一旦入夜,老鼠成群结队而来,简直如同核武器般的存在,其引来的祸事可想而知。故即便是夜晚来袭,也会存在每家每户轮流守田的现象。

为了庄稼不被破坏,起初有农户在不经意间提出引入猫的提议,正所谓相生相克,猫逮老鼠,庄稼得以保全。但是,在猫的品种上大家陷入争议,最后终于选择了最具备代表性的田园猫,这一桩事终于落下帷幕。田园猫,夜间活动之频繁你无法想象,护农的成效逐渐积累,形成如同密云盖天的好效益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转眼间我已经上了大学,农村里的年轻人也不再安守现状,渐渐开启进城寻工的模式,后院的农场已经没了年轻人的驻守。曾经不可一世的田园猫,其数量亦是原来的双位数锐减到了如今的个位数,其中有一只便是我家的。我也好奇,猫咪在油水的滋养下竟然也能发腮,由于这个缘故,我亲切地称呼它为“馒头”,平日里只要稍稍一唤,它便能回应你以声响。馒头亦是上了年纪,行动也逐渐变缓,没了孩童记忆中与群鼠骁勇善战该有的敏捷,现一股子慵懒劲儿跃然纸上。常日里,我时常用逗猫棒烦

它,它既不感兴趣也不急着闪躲,没有反应与生气,任由我“风吹雨打”,脾气稳定得可怕,如同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即便如此,我对这只田园猫的爱意也未从消散。

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已经步入城镇化的轨道,在乡间,往日里更加多见的泥泞小路已经被成片规整的水泥扑卷而过,地间小鼠肉眼可见的减少,田园猫为农场主捕鼠的故事已成为历史。如今,家猫除了外出闲逛,就是在暖阳下舔舐自己,来一场舒适的休憩。放假后归家的大学总是过着循环往复的无趣生活,打游戏、听音乐、刷手机……日复一日,总会觉得没有意思,一旦需要寻找打发琐碎生活的事物时,他们往往会把目光投向自家的田园猫。那日,城里刚上大学的表弟来我家做客,我们阔别多年,本以为会像少年闰土里描写的那般生疏,可谁能想到,馒头竟然成为我们两个人叙旧的开始,成为一根牵头线,将回忆连接起来。我们瞬间回到了一起在田间抱猫拼命奔跑,无拘无束的往昔。

因为馒头,表弟的小住变成大半个月的长住。表弟对馒头可谓真情流露,什么好吃的都别藏着掖着,上到玉盘里的珍馐,小到自己湖里捕来的新鲜活鱼,都要让馒头尝上一口味道。很快表弟即将启程回城,要说田园猫是天生具备灵性的动物,馒头能够凭借对环境中的气场来感应与推敲事情发展的走向,这一天,它不知道从哪里叼来的一只老鼠给表弟,以此作为回礼。我们都惊叹不已,家人更是笑话我,称猫比大孩子懂事。

管理,并且凭着暖心的服务,赢得了广大业主的认可和支 持,物业费、车位管理费等收缴率逐年提高,其中当年度的比率高达98%,除去公共设施改造的投入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等开支外,测算下来每年还能结余大几十万。经征求广大业主的意见,业委会决定以后每年拿出60万元,按照每平方米3元标准,一次性回馈按时足额交清各项费用的所有业主。

到了大家热切期盼的那天,分红启动仪式在小区北大门内的音乐喷泉广场如期举行。主席台上方拉着横幅,两侧是姹紫嫣红的鲜花和五彩缤纷的旗帜,铺着红色桌布的长条工作台上整齐地排满了装着现金的红包。活动现场挤满了领红包和看热闹的业主们,还有不少闻讯而来的周边小区的人们,充满了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。

因开了给业主分红的先河,我们小区从此以后渐渐出名了。至去年底,业委会陆续接待了前来取经的省、市内外客人将近十五六批,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记者十余人,有关我们小区实行业主自治、热心服务业主等等的报道登了报、上了电视,甚至还上了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。如今我们的南甸苑小区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好小区。

济南的绿皮火车。窗外的景色随着火车的前进变幻着,而温度也紧紧跟随,不断变化。川渝地区的浪漫和温暖,穿越陕西秦岭隧道时的飒爽冷意,以及跨越豫、鲁地区时独有的干燥,都成了我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在北方生活多年,我也渐渐习惯了当地的风情与习俗。从深秋到初春的这段时间,身上无一不是一种“全副武装”的围裹。羽绒服、棉围脖,口罩与棉手套,都成了我跨越这个季节的必不可少的准备。

北方的吃食,比较简单。早餐,通常是伴随着一杯热乎乎的豆浆或者小米粥开始的,再就着几张煎饼或者几个包子、馒头,吹吹呼呼地吃着,叫一个滋味了得!在南方时,我们寻觅的是一份精致,而在北方时,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填饱肚子的安稳。

北方的春天来得迟,通常要等到三、四月份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,才能目睹绿叶满枝丫,花开动京城。而早春时节,看不到枝头绿叶,也闻不到花香,听不见鸟鸣,一切似乎还沉浸在冬天的围裹下。只不过,河畔的柳,摆动着身姿,青松依旧绿,从寒冬一直伫立到了初春。

立了春,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踏实感。

再回首,已是曲中人

□南京关立蓉

岁月弦歌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在老家县城读高中。我的同桌晓慧有一台波段收音机,对一名高中生来说,这是件奢侈品。

晓慧的左腿有点微疾,走路时,身体稍稍左右摇摆。因为腿疾的缘故,她不上体育课,也很少参加课外活动。她总是在教室里埋头做功课。一边做功课,一边收听音乐节目。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轻,细若游丝。上晚自习时,她把收音机放在课桌中间,这样,我们两人都能听见。我们就在这飘渺的声音中,知道了周华健、童安格、谭咏麟、姜育恒……那些带着些许忧郁,充满了文艺气质的歌声,让我们在闷头学习的抬头间隙,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我们尤其钟爱姜育恒的《再回首》,那时的喜欢,也仅仅限于歌的曲调,有种一见倾心的感觉,只是,还不太明白熔铸于词曲之中的浓情。下了晚自习,在回宿舍的路上,我们在夜风中轻轻哼唱,风吹过一片松树林,带来一阵香气,那一刻,我们暂时忘却沉重的功课。

我想,每个人的高中岁月都是相似,学习是唯一,其他心声都会显得微弱。是一台收音机,给我们单调的高中岁月注入了旋律和欢乐。多少次,当我感到快被书山题海吞没时,这些宛如穿越层层迷雾的天籁之音,带着感人的魅力,如一缕清风,一束光亮,让我得以喘息和振奋。

七月的那道分水岭,搅乱了太多人的记忆,也分割了太多人的相知相许。高考时,晓慧考了一个很高的分数,可是却没有哪所大学录取她。班主任为她四处奔走,最终,她被京城一所著名大学录取。而我,因为志愿填报的失误,留在了那个小县城。

那时,她的家乡还未有公交直达火车站,每次寒假,她从京城返乡过年,便从县城转车。我去车站接她,冬天黄昏时分的小镇,萧条冷清。远远地,我看见她穿着一件纯白长款羽绒服,脖子上一抹艳红色围巾,衬托着她光洁的面庞,如出水芙蓉。

后来,她的家乡有了直达车,每次回乡就不必绕道县城,但每隔一段时间,还会收到她的信,那些带着一股豪迈之气的语段,留在我的记忆里:绿皮火车行驶在苍茫的华北平原上,渐渐,四周静寂四起,唯有我清醒,千里走单骑的感觉,浩荡而幸福……伴着满天繁星,我看见了影影绰绰的京津城廓,夜色中,它们依然有凛凛的威仪……车站广播室,有乘客点歌,一曲《再回首》,音乐声起时,恍然如梦。

再后来,我也离开了故乡,彼此渐渐失去联系。只知她同乡同学说起,她大学毕业后,在京城一家知名的出版社谋得职位。如今,通讯联络如此发达,但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。心有所系,我知道,总有一天,风会带来她的消息。

去年冬天,有位文友发给我一个链接,是几位著名文坛大家的直播讲座,其中有北师大的余华教授。我看到主持人名字,那个熟悉的名字。组织如此高规格的学术讲座,她已是林中响箭。

我加了她微信,打开,看见她最近的一条朋友圈:看《繁花》,《再回首》音乐一响起,眼泪就绷不住。恍惚间,我已不在此地,不在此刻,回到那个和同桌听歌的年代。青丝中夹杂白发,不过是转身回眸的功夫,《再回首》,已是曲中人……

动人心魄的歌声又响起: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,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复中追问,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……

来E城第一天,大雪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。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,到达预订酒店已是晚上六时许。我就近找了一家小面馆,要了一碗肉丝面。

老板50多岁的样子,高挑个,面容清瘦,两鬓微微泛白,谢顶。店虽小,却像他的人一样,干干净净。

“这几日都开门不?”我问。

“差不多开到29吧!”他说。

“快过年了,不回去吗?”他反问。

“29回!”我说。

他又问我哪里人,来E城做什么,我如实告知。他“嗯”了一下,说:“河南人啊,就喜欢吃面!”我笑笑。

捞着面,他突然回过头来问我:“你们河南人吃饭还都蹲着吗?”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,想了一下,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于是,我大大方方地说:“记得我小的时候,老一辈人吃饭好像有蹲着的习惯,找个墙根儿,或者是靠着树墩儿……”我还没有说完,他就打断了我的话,带着骄傲的语气说:“那时候,穷!”他的话说得很重。我没有理他,自顾自地说:“老家人热情,吃饭时喜欢串门、聊天,又不想麻烦主家,就端着碗蹲在一边,有凳子也不坐。”

我这样说,他好像并不满意,又问我:“你是河南哪里人?”我明白他的意思,笑着说:“天中人!”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,好一会儿,才不解地问:“天中是哪,没听说过呀?”我忍不住大笑,“天之中,驻马店呀!”

“哦!”他恍然大悟的样子。他还想说什么,我把没吃完的半碗面一推,说:“您这店里人也不多呀!”他说:“天冷!”我回头瞅了瞅那半碗面,微信转了钱,推门而出。

店外,雪花飘飘。隔壁有一家小火锅,人来人往,热气腾腾。

吃面

□河南确山时双庆

生活笔记

小区里分红

□常州于晓庆

城市琐记

壬寅年岁末,业委会给业主们分红的消息在我们小区里迅速传开了。

分红这个概念,我并不陌生。十来岁的时候,每到生产队里搞年终分配,看到壮劳力多的人家因为工分报酬多,在扣除了应缴的口粮和柴草款后,还能够分得金额不等的现钞,我打心里非常羡慕他们。

1990年代中期,我对分红有了新的了解。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,一些公司在盈利的情况下,都会拿出部分利润,按照出资比例分给所有入股的员工,这又是分红的一种新形式。

小区分红,我还从未听说。我曾听说三年前小区实行业主自治,业委会接管小区后,发现在小区经营了十多年的物业公司账面利润竟然是负数。我还清楚三年来,业委会采纳广大业主的意见,物业费仍然维持每平方米0.6元标准,同时也未提高车位费和电梯费等其他各项收费,还在电梯检修保养、门禁监控重建和路面翻新改造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,怎么还有钱分给小区里一千五百多户业主呢?简直难以置信。

两天之后的晚上,我到楼下散步,巧遇了业委会主任,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向他打听起分红的事来。原来,三年来,业委会自办物业

时序进入立春,心头总会燃起一种激动和欣喜。立春,是一个活跃着的动词。

在农历的正月与二月,正值早春时节。忽寒忽暖的气温,像恋人的脾性,阴晴不定,难以捉摸。早春的样子,如同一个从梦中刚刚醒来的人,眼角带着几分睡意,眯成一条缝儿的眼睛也不愿早早地睁开,直到悠长地伸个懒腰,这会儿才意犹未尽地,慢慢张开。

我最爱早晨第一缕从窗玻璃透进屋里的阳光,光亮,并不那么刺眼,有着一抹让人舒服的温和。蜗居在被窝里,也不想起床。待阳光照过窗前的树,摇曳着一枝枝光影的时候,慵懒地扯一扯温暖的被角,还是情不愿地直起身板,穿衣,下床。房间外头,刮着风,有些微微冷。

不知是冬天太长,还是春天的脚步太快,以至于让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掉进了时间错觉的窟窿中。

走出房间,暖气的温热渐渐远去。随之而来的,便是愣头愣脑的风所带过来的凉意,而我也禁不住打了一个麻酥酥的寒颤。呀,原来,这就是早春北方大地的真实温度。

记得头一次来北方,还是多年到北方读书。我一个人背好行囊,乘坐着由重庆西开至

早春初醒

□山东泰安彭海玲

四时有景